小說　第一名　　沈宇麒

個人簡介：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二年級

東吳大學國貿系二年級，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等文學獎項，喜愛散文與海，觀察生活，汲取靈感，喜歡言叔夏老師。

〈天堂的建構〉

那天的海靜得過分，像是有旁人潛伏於水底，偷聽岸上的人說秘密。阿姨就在這種過度克制的靜謐裡開口，語句被海水泡軟，難以辨認地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。回家的路途她捏著一小撮濕透的沙團子，使勁搓出某種替身，揉著，卻始終無法成形。沿路留下的沙粒是失語的殘渣，理智剝落時留下的外殼。

靠海的村子，每棟海砂屋牆體都存在些許塊狀剝落，其中住著風、鹽與等待從村子消失的人。十幾年來人口都外流地嚴重，大人要去市區或外縣市工作、讀書，留下來的，多半是老了的軀體和尚未被允許遠行的年紀。

阿姨是個例外，大學畢業後進了海象觀測站，是少數還留在這裡的壯年人。觀測站前的水泥地本是曬漁場，漁獲量逐年減少後，里長放了兩個足球門，小孩們就有了新的遊樂區。我放學後會隨朋友一同踢球，直到餘暉都沉沒，與路燈交班，只剩幾隻流浪狗在碼頭吹狗螺。

「結束了就快過來幫忙。」林伯從二樓窗戶探頭，我協助拉下第三個鐵捲門，確認鎖頭扣好了再散步回家。那時我沒想過門後究竟藏著什麼，某一次朋友提早離開，我才第一次走進觀測站。那架面向海的大望遠鏡，好似能照顧每一艘出海的鄰居，但其實傍晚的能見度並不高，漁船漸漸變成一個小光點，隨著霧氣從視野消失。我從沒出過海，志工林伯卻總說，討海人每次啟航都當作與陸地告別。我沉默，低頭看著望遠鏡，瞳孔懸浮在鏡片，也像一顆即將遠去的小光點，模糊、顫抖，無法歸岸。

志工林伯是退休下來的老船頭，熟悉每家每戶的姓氏與動向。他總是不屑那些外出的大人們，說那些人拋棄了海，靠海長大卻忘本。其餘村民不這麼想，認為阿姨不結婚又沒有能力才留在這邊，閒話如風竄進大街小巷，我原以為她毫不在意，直到那些小沙團的出現，才意識到某些變化即將不可控。

她的觀測白板開始描述一些我讀不懂的語句。「浪高 0.3，海浪聲音不同，它靠近了。」「127。12。還是沒有指示。」那並不像觀測紀錄，而是某些專屬於她的語言，

潮濕而發霉的信仰，悄悄在字裡行間生根。

我曾繞過碼頭，她佇立在石階上自言自語，雙眼無神地看向海。輕點她的肩膀，怔了一會兒方緩過來。

「今天的浪高嗎？」我隨著海浪的沖刷聲低語詢問。「跟前幾天比起來不怎麼高，沒有顯現什麼。」

誰顯現了什麼？海神嗎？海水如一面失真的鏡子，反射出她扭曲的映像，而我總是在看海的時候，避開了該問的問題，彷彿開口，整片海便會被砸碎。「觀測站的工作很日常，幾乎沒有挑戰性，很輕鬆就能領薪水。如何，你未來要不要考慮看看接我的手？」這已經是阿姨好多次詢問了，越靠近大考她就越急迫，不斷換著語句，但核心內容總是一成不變。

「應該還要再想想吧，畢竟我有想做的事，在這裡是絕對不可能達成夢想。」雖然堅定地回絕，不過我相信還是會有下一種版本的問句。觀測站太久沒有新人進駐，除了定期從各地大學派來的實習生，一學期兩位，還可能招不滿，領完學分就離去。

其實我並沒有夢想，也不太確定自己要做什麼，但至少我目前知道我不能被留在村子，這裡是沒有希望的。

埋頭苦讀，沒有再去觀測站。期間媽媽都沒有回家，每天行程就是參考書、測驗紙、分數與紅筆字跡。分數卻沒有隨著日期緊張而提升，反而是長期熬夜造成身體每況愈下。阿姨也不常回外公家，只是在簡訊留言：「今天住在站裡。」但我知道公家機關一定得打烊的。從那以後小孩們有個鄉野傳聞，說有一個外地來的健康社團，帶老人做氣功，卻沒有人知道正確名稱，也說不出個地址。

「你媽媽什麼時候回來？已經快半年了。」晚餐後我騎著腳踏車吹風，氣流竄過腳趾縫，塑膠拖鞋與高中運動褲是標準，在村口遇見林伯，他丟了一個我給不出答案的問題。「我比你更想知道，我也半年沒見到她了。」但算了，還活著就好，看過外面的人是不會想一直回來的，至少大人們都這樣說。「大概是看上新的男人了吧，這邊又沒有定期刷新男人，來一個對她噓寒問暖的就跟著尾巴走了。」我補充，生父在我還不說話的年紀就翻船了，而那艘船上有很多年輕人，也正是因為如此，我才不出海，碰到鹹水就噁心。

在那之後，我們從原本靠市區的住宅搬回了這樣一個小漁村，雖然媽媽有留一間二樓的平房給我，但廚房跟冰箱不會自己煮飯，我是吃百家飯長大的，國小她就離開

工作，具體行業不太清楚，但從國中之後她會固定匯款到帳戶，我也就不擔心，只是我們母子沒什麼聯絡。

「沒事，還活著就好，一切都還有希望，總有一天會回來的。」他拍了拍我的肩，但願吧，再遲一點我也要上大學，終究是空集合。☒

*

我逐漸對「退潮」敏感，彷彿海也懂得避開人群似的，低潮線退得比童年更低。放學時我沿著堤岸騎腳踏車，遠遠瞥到阿姨站在廣場中央，穿著印有「正潮功夫會」的背心，圍繞著三、四位老人面海而立，手臂似藻類舒展。那畫面看起來極其古怪，卻又比任何儀式莊重。我沒有停下，只是經過時候聽到她喊：「右手迎潮，左手鎖氣，轉三圈。」

海風裡，她好像真的在發光。

被注視、被聽從，像是擁有了自己的世界，我已經很久沒見到如此自信的她了。後幾天，騎四十分鐘的腳踏車到外公家吃午飯，我跟外公其實不怎麼熟，尤其上了國中就更沒一直來往。即便住得不遠，兩個村落中間隔著一條大河，今年才興建鐵橋，之前一直倚靠石墩子與幾塊大石板通車，徒步經過都驚得慌。一進家門，瞧見那件背心皺在垃圾桶底部，客廳傳來外公拍桌的聲音：「我說幾次了，那就是邪教！」他們吵得難分難解，阿姨怒吼一句便奪門而出。

我沒有追上她，只是留在原地，幫外公倒了早就泡好的茶，默默拾起那件被擠壓過的布料。它潮濕，還帶著鹹味，像是剛從海裡撈上來的衣服，也可能是汗漬。實木沙發上，外公注視著牆上脫落的海砂，指甲摳進裂縫。

我不語，坐著把阿姨那杯茶喝盡，外公喜歡泡很苦很濃的普洱，我一向喝不習慣。他斥責阿姨把在觀測站的存款全數捐給功夫會當擴展資金，對外公來說就只是斂財的邪教機構，他相信阿姨也心知肚明。「海砂屋遲早會塌，但人不能自己騙自己就塌得慢些！」

我把茶杯倒扣後盯著電視，換了幾個頻道，遙控器按到無台可轉，最後反覆播報舊聞。外公說累了想回房睡覺，正合我意，我把電源關上起身離去，外公這次依舊沒有問媽媽身體狀況，在哪裡生活，過得如何。其實問了我也不知道確切解答，只能隨便說個印象中的行政區域，到頭來還是不問來得好。外公也很久沒看到媽媽了，也許

是五年或者更久，也許對外公而言，今天之後不成材的女兒又多了一個。

久違地踏入觀測站，看見阿姨坐在白板前塗改，我默默拉了一張斑駁的塑膠椅坐下。

「你們一直說我沒用，但功夫會的人說我身體裡有光。」黑色筆跡不停繞圈，而我竟一時無法反駁，望著那團墨影似的筆跡，正在白板上擴散、潰爛。我確實無法解釋近期的怪誕海象，氣溫漸高，漁獲減少，海風的味道不純淨……依據阿姨口述，這些都可以印證功夫會的人所說，海生氣了。

「總之，今天是大潮，你可以來碼頭看看。」一如從前的一次純粹觀測紀錄，這次她的眼神卻異常堅定，使我幾乎覺得，那並不是邀請，而是某種點名。

揣著忐忑，晚飯過後抽出空閒赴約。偏遠的水泥廣場聚集了很多人，緩跨步伐、運氣，舉止間透露一種奇異的優雅。我在不知不覺中隨著路燈點亮加入隊伍練拳。熟悉的面孔在燈光下顯現出輪廓，多是留在村子的獨居老人，彼此間鮮少交談，此時此刻只屬於海風和拳法。

不久，阿姨和幾位工作人員從集會所的大門推著兩桶鋁鍋出來，鍋邊掛著金屬勺，而她們穿著相同的背心。老人們停下動作，三三兩兩朝休息區聚集，像潮水退至低潮線，留下一地濕漉漉的空。

阿姨一改先前的失落，神情泰然地站在鍋子與眾人之間，挺直背脊：「今天是大潮之夜，凡信者可見光，凡見光者可得其聲。隨喜箱在桌邊，功德自取。」語畢，老人投幣，她舀湯，雙手接過不鏽鋼碗，如聖徒捧起聖器，頷首致謝。

站在左側的我不知該不該走近，她轉身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輕柔卻不容置疑，對我再點了一次名。

我自然地按照前人的步驟投了五十元，從她手上接過一碗熱湯。端詳著這碗液體，不過是冒著熱氣的白開水，參雜土黃色的碎紙屑，實在不敢下口，但老人們的眼神犀利，無聲的催促，只得一口口喝下。至此，到底什麼是光，我始終捋不明白。

「你總是看海，這麼多年，怎麼還聽不見祂說話？」海風颼颼，我看向海也仍然聽不到海神呼喚，卻憶起阿姨曾對我說的這句話。

到家後的我沒立刻開燈，背部癱軟地倚著牆，嬰兒一般蜷縮在地上。我理智以為剛剛的一切都只是荒謬的扮家家酒，身體卻前所未有的輕盈，思緒空白，好像平日盤

踞在心口上的東西蒸發了。

接下來的每晚我都會想起那碗熱符水，淡到幾近無味，卻在某處留下了灰燼。大考進度如潮水湧來，日復一日地做題檢討逐漸掏空我。但這周媽媽回家了，她應該很不習慣。約莫半年前，逕自將書桌搬到主臥，她的書與毛線則是被我收藏到次臥，我猜想那些曾經的興趣或許她一輩子都不會再碰了。「所以我現在應該要睡哪一間，你的舊房間還是倉庫？」她拖著二十吋行李箱站在客廳，而我坐在沙發上滑手機。

「看你，反正你過幾天就回台北了吧，現在是在台北沒錯吧。」她踏進舊房間前罵罵咧咧說我擅自移動她的東西，好笑，講得好像那些雜物放著自己不會生灰塵不用打掃，講得好像放著她就會回家繼續織圍巾給我，如此冠冕堂皇。「這次你有要回去找外公嗎？開車過去沒多久，我前陣子才回去。」「誰？」行李箱被拖進我的舊房間，她推開那扇螺絲早就滑牙的木門。

「他應該也不想見我吧，就這樣吧，我們去吃飯。」

開她的豐田白色轎車去城裡吃火鍋，坐在駕駛的她努力與我搭話，演得很賣力，沒有觀眾，好像一般母子。其實聊天內容沒有重點，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七個月前，一個青春期的男生七個月足以經歷很多事，一段戀愛，與朋友吵架到絕交，甚至長高幾公分，但她問的問題都一直不對，不如兩人都別說話，也不至於又假又累，只為了搪塞自己是個還算稱職的母親，而我並沒有跟她說那些有關阿姨與功夫會的種種。

車內的氣味是茉莉花熊寶貝，沿海公路一打開窗就是海風跟巨大電扇，她說想念我爸爸，每次回來都會提上一句，我就問她有沒有想再找個男人，這部分我是贊成的，但我似乎也問錯問題，於是又回歸沉默，而那些句子隨風逸散，比熊寶貝的味道更淡。

直到她再次離開我前，我們之間依舊沒存在過什麼有意義的對話。接下來幾個月的生活費全放在餐桌上，饅頭放在花邊保溫罩裡還溫熱著，她自己一口都沒吃就走了，離開的引擎轟鳴把我叫醒，看著窗外的車尾燈在陽光下黯然。

我總是在跟時間拉鋸，黑板的每個正弦圖形都越發抽象，波浪狀進入腦海，原點就是觀測站縮小版的墨影團子。不再那麼難懂了，也許心中真的不夠靜，才會一直聽不見。

下課後我帶著晚餐到觀測站找阿姨，剛好林伯也還在。什錦湯麵就這樣倒入紙碗，熱騰騰地冒著煙，我拉了張幾乎生鏽的鐵椅坐下，看著儀表板上的數字與望遠

鏡，逐漸具像化了，折線會隨著海的聲音與雷達上的船隻呼應並起伏。一不留神湯就灑出來，燙到手臂，我猛得站起，快步去隔壁沖水。

「這孩子像他老爸，但越長大越不像媽媽，除了脾氣以外。」我去隔壁拿抹布時聽見林伯在與阿姨討論，但我連爸爸長怎樣都沒印象。「難怪我姊會不想回來，可能看到孩子又會想起來吧。」

我假裝沒聽到走進來，但他們也沒有要藏著，還在繼續說。

「我過幾天也要去看兒子，大概有一個禮拜不過來了，就麻煩你幫我打掃了。」林伯吃著滷肉飯，筷子指著角落的掃把。「一樣在南投吧，從這邊開車過去也要幾小時。」阿姨接話，我從來沒聽說過林伯有兒子，而且還是在南投這樣遠的地方。

「我也在這個觀測站十年了吧，第一次知道你有兒子，在南投工作嗎？」我夾起一口麵吸入，而林伯則露出詫異的眼神看我。

林叔叔已經失蹤了，並且是和我爸爸同一艘船。

我沒有聽過任何人說這件事，我甚至一直以為林伯就是獨居而已，原來他兒子跟媽媽是國中同學。這樣說來也正常，這個鎮如此小，小到都不敢亂談戀愛，不然分手後走上兩步就會碰頭，多尷尬。林伯母因為受不了心理壓力而離開了這個小鎮，沒有人知道她後來去了哪裡，林伯說大概是跳海了，他不覺得她會離開兒子。

但林伯卻沒有出現在功夫會，照理來說，他可能是最需要人陪伴的。

「我必須要留在這裡，如果哪天兒子回來了，或輪到我過去，至少三個人都有個照應，至少還算個家。」

那什麼又是家，如何定義？這樣一幢透天只住一個人算家嗎？我順勢說了媽媽回來但又離去的事，或許見怪不怪，或許媽媽就是這樣來去自如，林伯跟阿姨聽完都算不上意外。

「我姊從小就是這樣一個古怪的個性，連結婚也是很突然地告知家裡，外公從來沒聽說的某個外地小孩要來提親。你爸也怪，說來也認分，結婚後就真的留下來打漁，台北都不回去了，他是真的愛我姊。」

「算了不說了，吃一吃就快點回家吧，你應該還沒寫完題目吧，真不懂留在這裡有什麼不好。」

*

後續接連三天的模考使精神幾乎枯竭，首個念頭居然是懷念那天喝完符水的輕鬆。放學路走了好遠，回神時已經莫名其妙地杵在廣場了。霎時，一位老人家出現在身旁，我嚇得踉蹌。

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再來的。」定睛一看，是那天在我前面接過不鏽鋼碗的阿伯。辦桌式紅色塑膠椅上的老人們少了大潮天的詭譎以及懾人的笑，如阿姨不談功夫會時那樣，眼神中透露生氣。

這群無所依靠的社會弱勢，唯一能被人在乎的地方只有功夫會。而我居然在與這些老人的交談過程中找到歸屬感。他們會問我考試狀況，提醒我背挺直長大才不會駝背，拍拍我說：「你還有光，撐過去未來就是你的。」他們也互相討論哪個阿媽馬步紮最穩健，阿伯呼吸聲大到整片海都能聽到。

不是怪物或遭洗腦的信徒，只是太久沒人聽他們說話了。我想起我媽，已經很久沒有人過問功課，覺有沒有睡好，反倒是這些老人猝不及防的關心填補了空隙。

不想回家了。這裡充斥鹹味，窗台被雨水侵蝕的鐵鏽味，有點怪異的志工們，但起碼，我不用再一個人吃晚飯。

不知道何時開始，週末走得比潮汐快，時間卻放棄與我拉鋸，在集會所協助倒茶、打掃道場的那些空閒讓我得以在空白題本之間喘息，如日光般和煦共生。仍舊聽不到海神的聲音，但我開始願意相信在未來某天總會聽到。

越接近考試來的次數越發越多，我開始親自到會員家中收取樂捐，不是很確定這些款項是否合理，但我不在乎。要做的只有喝湯，練功，打掃，募款。如果這就是所謂邪教，那為什麼我覺得這裡比家更像家？

在一次出工之前，協會賜予我一件嶄新的背心。這件背心沒有價格，但需要我邀請一個人來體驗，抵押我的入會資格，於是我找上林伯。

體面的話說了又說，希望他來跟其他老人一同打拳，就像現在流行的老年社區大學，樂齡活動很是重要，但他怎麼也聽不進去。

「你覺得我會不知道你跟阿姨在搞什麼名堂，你還是先好好讀書吧！那些東西碰不得，尤其年紀還小，不要被熄滅了，你口中所謂的光。」林伯蹙眉，手中的保溫壺

沒有蓋子，冒著熱氣。他拒絕加入溫暖的鋁鍋，寧可守著這壺遲早會冷卻的記憶。

「但為什麼，應該說我想不通，你不是最需要陪伴的人嗎？這對你而言有什麼不好的？」

「誰跟你說我需要陪伴了？孩子，海上的光只會有兩種，一種是其他船隻的燈火，另一種是幻覺，你阿姨她們看到的，是自己燒掉理智後點起來的火，那根本不是光。」他指著窗外漆黑的一片低潮線，「我兒子一直在那下面。他只需要我記得，他最後一次出海那天雲層很厚，霧氣很濃，燈塔的光不夠亮。」

對他跟爸爸而言，浪高並不是感應，而是實實在在的四公尺。這次出工我並沒有成功，但卻點燃了另一片火海。

考前三周時媽媽又突然回家，但這次是外公主動聯絡她的。我快步回到外公家前的大埕，曬得鹹魚乾還晾在一旁沒收。穿著背心的幾個師姐坐在實木沙發上，其中一個是低著頭的阿姨。

「算我求你了，你自己要怎麼生活我不管，但能不能別碰到我孫子，你們這群邪教徒到底要毀掉我們家。」外公的語氣近乎求饒，我站在門口不敢進去，媽媽的厚底鞋上鑲水鑽，像個外來者一般與殘破的海砂屋格格不入。

「是孩子自己選擇了我們，我們也不是什麼邪教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有人陪伴，一起練拳……」志工們在極力辯護，阿姨在他們前面顯得如此無用。「住嘴，我在台北見過很多，你們總有那麼多說辭跟話術，不也就是要錢嗎？」媽媽言語犀利，轉身對著我輸出，「你也是，我每個月給你這麼多生活費，結果你拿去喝符水，騙鄰居長輩的錢，你是瘋了嗎？」

「還想著拉小林當下線，這些書你是白讀了。」外公隨後發言，雖然我們平時沒有太多聯繫，但至少我印象中他從沒罵過我。

我語塞，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或許不完全正確，但在場的所有人又有什麼資格批評我，這間海砂屋早就倒了，從我爸走的那刻就倒了，只是大家都在騙自己，都拿謊言堵住牆上的縫隙，到頭來只是堵住好幾面牆體，各自離散。

「你每個月丟錢就算盡責嗎？我還等著你織圍巾給我，一年見不到幾次的人算什麼稱職！」我站在門口大喊，把原本該吞進去的話全喊出來。「你連我鞋子穿幾碼都不知道。」

我說了很傷人的話，媽媽發愣，整間客廳無人接話，只剩吊頂電扇嘎吱嘎吱發出聲音，我們每個人都在找藉口讓自己活下去。我把背心放在桌上，「阿姨跟大姊們，我想我還需要再思考看看，這個先還給你們，如果我想通了，會再去練拳。無論如何，還是謝謝你們，我們家算是團聚了，還是先考完試吧。」

那天的浪其實不高，但屋裡的水位已經淹到髮梢，吐息都窒息。先前車上的談話，她曾說過受夠了海浪聲，強迫我搖上車窗，她用所有力氣逃到一個盡量乾燥的處所。這股鹹腥驅使我們分開，也許分開是好的，至少她不會被憂鬱和回憶淹沒，但之於我並不公平。

我拿起書包奔向圖書館，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整理，考前突襲的變故使我思緒紊亂，我是真心想離開這座小鎮嗎？我已經不是很肯定了，但在我也還不太確定時，就只能先擱置這件事，設法鎮住這場混亂。

鞋底踩過曬魚留下的水痕，海風在皮膚與汗毛上拉痕。牆上的月曆紙一個紅字過去又一個，黑筆芯也不斷丟棄，凌晨窗外的風雨說了什麼故事我不知道，那些相隔幾百年千年的日子我卻滾瓜爛熟。逐漸習慣用秒針呼吸，像在扎馬步時的數拍一樣，一拍兩拍，原來一個八拍是四秒，一題兩題。

如此不斷報數的日子終於到頭。

十幾公里外的教室空氣中不參雜鹽分，冷氣吹得我喉嚨很乾，白色日光燈照在卷紙上顯得反光，因為偏僻，國中升學也是看學區，這是我第一次升學考試。這片即將漲潮的沙灘佈滿玻璃碎片，每走一步都踩得疼。然而油性原子筆習慣了海邊的環境，太過潮濕，無法在答題卡上留下太多確定的數字，腦中的圖形都是聲波。

滿潮了。

趕忙踩上消波塊，望著那片吞噬生父的大海，我留在這裡，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認分出海嗎？試後的那幾天朋友都在討論答案，發表自己寒假要去哪玩，甚至談夢想。何為夢想？停筆的那刻我才發現自己完全沒有地方想去，也沒有地方回去。

放榜後幾小時，我漏接了媽媽的幾通電話，全都被系統隨意地丟棄到語音信箱。嘟聲後並沒有留言，她很罕見地主動傳了訊息。「今天放榜，如何？」我不太清楚要如何回她，配上了一個饅頭人頭上冒問號的貼圖。後來只傳了總級分，我想她大概也不是很清楚這些數字的意義，連我都不太了解。最後她附上了按讚的罐頭貼圖，話題結束在我已讀這則訊息。

因為志願過於漫無目的，我又回到了堤防上思索。蹲踞著發呆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預感準備颳起大風了，我聽見海浪的節奏好亂，不按照拍子，雙腿痠痛地無法變換姿勢。

「這樣一直注視海面，遲早你的眼睛要瞎。」有個人從背後扶著我，我順勢盤腿坐下，是我第一次出工，第一次收善款的村口阿姨。「早點回去吧，這風吹起來是要下雨了，校服淋濕晾幾天都不會乾的。」阿姨拍了拍我的肩，把頭上的花布跟斗笠打了緊結，推著推車蹣跚離去。

集會所的門半掩著，我沒有進去，門的對面站了一會。沿海公路的氣流真的騷動，推向我的五官，撇頭試著讓自己好過點，髮絲都刺入眼睛，順勢闔上眼。那樣廣袤的海底究竟有什麼，甲板的殘骸已經被風化了嗎？航海日誌沒入海底，魚群經過，海草曳曳，一點線索都不留給我循跡。自幼家人就沒幾次談論爸爸，彷彿對他們而言只是句號，過去了就要變換主詞，我當作他，訴說著的都是別人的故事，與我無關。原來那些大人們不願提起，被海吞沒的名字裡，包含了爸爸與林伯兒子。這樣是一個好的遺忘或者說處理方式嗎？也許不然，我的未來倘若能這樣假裝客觀處理就好了，可能頭會比較不疼一些。

屋簷的雨水都滴落，導致門檻濕滑，多踩一步都可能會滑倒，因此我只是稍稍觀望，然後離去。

闃靜的初三傍晚，我和朋友吃完校旁的陽春麵攤後散步到魚塭。魚塭的水比前幾天高，雖然和沙灘只有幾百公尺的距離，魚塭的水卻是淡水，用來養殖基礎的鱸魚和蛤蠣。土堤上多了雙拖鞋，一左一右分散得很開，好似突然跑起來或刻意踢出去。

我認得那雙拖鞋，鞋面稍稍裂開的塑膠夾腳拖，是功夫會的阿伯撒餌時的備品。

我們越靠近空氣越糟，像是濕布悶久了，也像風災後的魚腥味。阿伯看起來像在趴下撿什麼，頭低低朝著水面，領口還沾著黃漬。今天的風很靜，水面沒有起紋，我們快步向前，叫了幾聲但都沒有回應。

報了警，村里唯一的救護車呼嘯而來，警察也來了，直到蓋上白布後人群逐漸散去，阿伯就這樣被粗魯地推上車。警察簡單地問了我們幾句話後就算做完了筆錄，沒有我想像中的嚴謹，調閱監視器或測謊之類的，但我最後還是填了基本資料及手機號碼。

我把這件事告知阿姨，在觀測站裡，阿姨沒有提背心的事，只說從上次爭吵後，

林伯再也沒來過觀測站。阿伯其實有女兒，在加拿大工作，電話裡說不方便回來，交給里長處理，里長也頭痛。

原來一個人死掉，可以如此冷清安靜。遺體還存放在市區的冰櫃，大概會交由陌生人火化誦經，然後遺忘吧。如果我離開這個村子，幾十年後，外公最後也會這樣嗎？沒有體面也沒有懷念地死去。

現在回憶起，阿伯姿態設法俯向水面，像沒氣力再走到海邊，於是對這片陪伴一生的水塘展示最後的投誠。生命沒有選擇盛大落幕，如此謙卑，如此虔誠。

「好，我們去。」阿姨收起保溫壺，關上了觀測機器的面板，也把望遠鏡頭罩上。計程車開到殯儀館，跳錶的價格足以讓我吃好幾天午餐，但阿姨只是拿出幾張鈔票後下車，出乎意料的是有其他的功夫會員到場，他們拿著名冊與乾淨衣物，大部分人在一旁轉佛珠。

而穿著背心的那群人遞給業者一張支票。

「阿伯應該捐了很多錢吧，不然怎麼這麼多人來看他。」阿姨沒有立刻否認我的話，把「陳義雄先生」謄到名冊上。

「至少有人記得他叫什麼。他沒有捐錢給你，你不也還是來了嗎？」

老人們並沒有透露出悲傷的表情，倒是像幫阿伯鬆口氣。他們擦拭著身體，焚香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，原來這裡真的記得他。

「弟弟啊，等我們以後走到這步，你也要幫我們一把！」老人們過來與我搭話，字句語帶誠懇，的確，再過個幾年只會有會員陸續走到名冊上，而我從未被這樣迫切地需要過。

他們圍繞著我，皺皺的手指在肩膀上點了又點，那力道不重，像是某種託付，也是信任。我很久沒去功夫會了，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，但這四個月放在他們的生命歷程裡如此短暫。直到現在為止並沒有看見什麼神蹟，只看到幾個將死的靈魂在為彼此撐傘，如果這是一場集體的溺亡，至少到最後我們是牽著手的。

是的，所以我也跟著低下頭，焚香、轉珠、誦經。比起清醒的面對荒蕪，耽湎在這裡似乎更加安全。

我曾經認為天堂不存在，只是人們用來麻痺現實的謊，然而功夫會不同，它過分溫柔，不從承諾或自我欺瞞疊加而成，所有細微的情緒因子都被重視，我們在心上鋪

一座座消波塊，構築為彼此的堤防，因而被救贖。

瞳孔中懸浮的小光點們聚焦成光暈，我終於看清楚那些光芒，雖然對孤獨仍感到顫抖，卻被每波海浪擱淺在它為我們量身打造，一步一步建構的天堂。

阿姨了解這些規則，以至於比誰都更早活在自己的天堂。她不是瘋，只是過早學會怎麼在沒人同行的地方堅定地相信下去。所謂信仰，對她而言，樂捐是一種修行與報答，終於有人承認她的意義，她也能有平等交換出去的東西。至少在這邊她從來沒有被瞧不起，而是一位陪伴眾生的師姐，譬如恆星發光。

我逐漸明白，被社會唾棄的人，並非自我迷失。太久沒被需要，沒在他人眼中看見自己的形狀，所以幾乎忘了怎麼活。

至此，終於讀懂了阿姨筆記上那句話：「浪高 0.3，海浪聲音不同，它靠近了。」並非觀測紀錄，也不是警訊，是預感。等待我靠岸的時刻，直到我能知曉光，聽見呼喚，走進天堂，吸收成她們的一部份。

每個功夫會的成員瞳孔中都曾有一片海，海上的小光點極力照向岸上的燈塔，視死如歸地撐起自己最愛的家，而這樣的光從未真正抵達過陸地。船翻了，帆破了，海風逸散所有音訊，捲成了浪打到岸上，徒留踏著海水的孩子被綿長的傷悲養大。他們長成孤獨老人，早已忘記父母聲音的質地，只依稀記得那些漸漸幻覺般黯淡在海霧的光點們也曾閃爍過。

是功夫會告訴他們那並不是假象。藉由拳法練氣，彼此陪伴，共同守護這片海。呼吸間的每個鹽分子傳遞了海的意象；手勢隨著海浪模樣擺弄，潮起潮落都在攪動最底部的海砂與貝殼，把思念從幾十年前翻過來，疊合時光。

後來的日子，我依然在集會所裡擔任志工，頂替阿姨的部分工作。也開始學著觀測海洋，紀錄千變萬化的海象，擦掉阿姨的筆跡，藍筆寫下所有發現。

「海上順利，早點回來。」一艘漁船繫滿漁網準備啟程，岸上揮動的小手出於家人的不捨，待船出港仍不願離去。漁船繞過港埠，駛離防風林。

包覆在防風林中，偏僻海岸邊的集會所是一座純白祭壇，迎接每一個信徒的歸來與離去。潮汐的韻律，祈禱聲，在光裡靜坐、練拳，我們堅信只要持續奉獻更多，自己所信仰的天堂就不可能崩潰。

清點善款時，過往累積的收據本上，原子筆數字比我實際拿到的數目大得多，從

中散落的幾張留存聯紙角還折著一道皺痕，像是有人匆忙間藏進口袋。建材費因為靠海潮濕，墨水黏膩地多暈開了幾個零。海上的燈只有兩種，一是真燈，二是幻覺。我拾起那摞本子，收進鐵櫃深處，合上時磁鐵發出聲音，緊緊地把櫃門關上。

晨曦穿越薄霧撒下淡金色，海浪依舊侵蝕消波塊。一週後，低潮線上散落幾張複寫紙，薄到透光的墨影團子真的潰爛，浪一來便吞沒了所有證據。我假裝沒看見，就像從不承認，海砂屋的裂痕早已蔓延。

==========

評語

郝譽翔老師：

將海邊一個沒落的小漁村描寫得真實、立體而動人，絲絲入扣，不落一般俗套，而能寫出了作者獨特的視野和風景。全篇尤其成功之處，在於人物的刻畫，均能顯露出各自不同的生命況味，情感真摯細膩。